

第一章 和離歸家娘家不收

通州，容府。

紅燈高掛，炮仗聲聲脆響，道賀人往來不斷，今兒是容家二房長孫的滿月宴。藍呢馬車停在大門口，車簾掀起，一位十八、九歲的少婦款款而出，候在門廳的二爺和大少爺迎了上來。

大少爺容煥伸臂攙她下車。

少婦微笑，婉然道：「謝大哥。」

「媽兒啊，候妳半晌了。」二叔容仲琨笑容可掬，說著，望了眼她身後，「秦姑爺沒來？」

容媽抿笑，略帶歉意，「他昨兒個回京了。」

容仲琨眉間失望，笑道：「他是戶部主事，忙是應該的。聽聞侍郎明年致仕，他遷升在即，疏忽不得，疏忽不得。」說著，將侄女送入正堂。

容媽給祖母梁氏叩安，拜過長輩後將賀禮送上。

梁氏拉著孫女的手，目光愛憐，歎道：「可想死祖母了。」

聽了這話，容媽鼻子有點酸。

她父親容伯瑀是容家長子，十八歲便進士及第任職觀政都察院，五年內連升為正四品左僉都御史，可謂是英傑才俊。然時運不濟，未及而立便遭妒被誣，貶為宛平知縣，直至七年後才被平反，提任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從三品參政，好不容易苦盡甘來，卻因抗倭，夫妻兩人死在倭寇刀下，撇下一雙兒女。

這一晃四年了，如今容媽只剩這些親人了……

「瞧瞧，瘦了，病還沒好？」祖母撫著她小臉問。

三個月前，她得了風寒大病一場，差點沒熬過來。

「好多了。」容媽乖巧應答，接著從楊嬈嬈那拿了對玉蟬，送給嫂嫂懷裡的孩子。

二嬸母萬氏瞥了一眼，瑩潤細膩，果真是好玉，還是秦家家底厚。再瞧人家那裝扮，雖素，可拿出來的東西哪樣不是價值不菲？嘖嘖，嫁得好啊！

在通州，提起簪纓世家的秦府哪個不知？秦老太爺致仕前任湖廣總督授兵部尚書，而老夫人建安郡君則是睿親王的嫡孫女，論輩分，皇帝還要喚她一聲堂姑。

至於容媽的夫君秦晏之，才貌雙全，二十四歲便將任戶部侍郎，國之棟才也。

雖說容家是詩禮人家，祖父在世時也曾任知州，不過比起秦府，到底門戶低了些，若非容伯瑀和秦家大爺——秦晏之的父親曾是同窗好友，這秦晏之也輪不到容家。有些人，命裡就帶貴氣！

萬氏感慨，而小容媽一歲的嫂嫂接了玉，歡喜道：「可要抱抱孩子？」

容媽含笑點頭，小心翼翼地接過侄兒。

孩子緩緩睜眼，一雙眼珠黑葡萄似的盯著容媽，水靈靈的把她的心都看化了，還有淡淡的奶香，真捨不得放下。

見她喜歡，堂妹容芷點點侄子小臉，笑道：「你啊，好福氣，大姑姑這麼喜歡你，可得珍惜，明兒個大姑姑有孩子了，你就不吃香了。」

這話一出，不只容媽，眾人皆僵。

萬氏狠瞪了女兒一眼，哪壺不開提哪壺，沒個眼力見！

容媽嫁入秦府五年無所出，這是她的心病。

三個月前秦晏之帶回個身懷六甲的女人，是他養在京城的外室，外室身分進不了門，連妾都不如，生下孩子打發了便是，可秦晏之非要抬她為姨娘，想來容媽生病，於此不無關係。

此刻，堂上寂然。

「姊！」十三歲的容煬喚聲，打破了尷尬。

容媽看向弟弟，三個月不見又長高了。

姊弟兩人相見甚歡，氣氛稍緩，大家該迎客的迎客，又忙起來了，直到晚上家宴才又聚在一起。

除了和弟弟聊天略微展顏，一頓飯下來，容媽興致不高。

祖母瞧她眉間似有隱憂，也猜得出原因，無非還是那尤姨娘的事，於是勸道：「姨娘終歸是姨娘，妳是主母，她還得聽妳的。」

「妳啊，就是心太軟。」萬氏跟著道：「妳堅持不留，她入得了秦家？有孕又如何，生了孩子養在妳身邊便是，她敢說個不字？」

容媽低頭默聲。

梁氏歎息，這個孫女哪裡都好，就是太乖，乖得抓不住男人的心。

「哪個男人不喜歡體貼的？也怪妳，本就京城一個、通州一個，夫妻聚少離多，見了面該多親近才是，不如趁年底，去京城看看吧。」

容仲琨聽出意思來，忙道：「對，去看看。妳兄長明年春闈，要入京備考，妳不如隨他一起，也有個伴，見了姑爺也讓姑爺幫著引薦引薦，眼下科考，沒個人點撥，不容易啊。」

「可不是？還要備拜師禮，府上情況妳清楚，妳二叔畫丹青能賺幾個錢，他沒出息，如今就指望妳兄長了，咱們可不能錯了機會，容家好了，妳也有底氣不是？容芷今年及笄，也該說親了。」說著，萬氏諂笑，「還有上次提到，家弟捐官的事……」

「雪娟！」容仲琨一聽，忙大喝一聲。

萬氏不滿，撇嘴道：「都是一家人，還不讓說了，我弟弟可沒少幫容家，這事不就是秦家的一句話，是吧，媽兒？」說著露出諂笑。

容媽依舊不語。

梁氏一看，心頭不安，試探道：「可是出了何事？」

半晌，容媽終於開口了，可一句話就讓整個房間炸開了——

「我和秦晏之，和離了。」

直到上了馬車，指責的話依舊在耳邊縈繞不去——

「任性啊！和離？妳可知婦人和離的下場？妳啊，這輩子毀了！」

「妳自毀我們不管，可妳想過容家嗎？太自私了！」

「和離？我看是被休了吧，五年生不出個孩子來，人家要她作甚？還不及個賤婢

外室！」

「窩囊到家了！讓個外室給蹬出門，容家丟不起這人！」

「枉我們平日還供著妳，簡直供個白眼狼！真是隨了妳那忘恩負義的姑姑！」容媽想過他們會怒，但沒想到會這般無情，不過最讓她寒心的，是「疼」她的祖母。

「回去吧，好生解釋討個原諒，回秦家吧。」

說這話時，祖母滿目冷漠，不問原因甚至都不曾看她一眼。原來自己在他們心中，就是個籌碼，換取富貴的籌碼。

如果容媽真的是容媽，或許她會認了，可她不是。

前世，婚禮在即，未婚夫被捉姦在床，躺在他身下的竟是她的閨蜜！

前晚閨蜜還笑她保守，碰都不讓碰怎留得住男人，隔天就給她上了生動的一課。

閨蜜不慌不忙地穿著衣服，瞥著她說了句，妳還算個女人？

容媽像是被掐住脖子般感到一陣窒息，她在羞憤中步步後退，退到了窗邊，還沒想清一切便失足墜樓。

但老天眷顧，她再睜眼時成了另一個容媽。

本以為重新開始了，她卻發現拿到的劇本依然如故，不過換了個時空而已。

丈夫秦晏之對她冷漠至極，卻納了一個懷孕的外室。

她本想著，無所謂，納吧，你過你的，我活我的。

可那個女人竟趁她風寒時下毒，還耀武揚威地挺著肚子對她道：「連男人的床都爬不上去，妳還算個女人？」

真是和前世如出一轍！

祖母說得對，一個姨娘還不好拿捏嗎？她完全可以留下，只是沒有意義。

好不容易重生了，卻把餘生浪費在勾心鬥角上，最後爭來一個不值得的渣男？況且今天鬥了尤姨娘，明天依舊會來個劉姨娘……所以，和離是最好的選擇。

秦晏之同意了，還出乎意料地如數歸還了她的嫁妝。

有了嫁妝，起碼離開容家後她還能過活……

容媽抱緊懷裡的漆匣，這裡是父親留下的宛平故居地契，去宛平也好，不用再看那些所謂「親人」的臉色，只是容煬沒帶出來。

弟弟願意和她走，可容家不放。他是容家長房唯一的後，族人也不可能輕易同意。

分別時容煬拉著她依依不捨，這是她在這個世界唯一感受到的真情……

「小姐？」楊嬈嬈將她思緒拉回，「天晚了，留宿一夜，明兒個再趕路吧。」

容媽撩起車簾看了看，點頭。

容父寵女，容媽出嫁時十里紅妝，如今嫁妝都退回來了，秦晏之還算沒絕情到底，又給她補了些，所以她不缺錢，帶著嬈嬈挑了最貴的客棧。

富貴雲集，人員不雜，多少安全些。

楊嬈嬈整理房間，容媽包了臨街雅間，靠窗獨飲。

十里巷是通州繁盛之地，夜景雖不及前世高樓廣廈，卻也是華燈璀璨、酒肆飄香，對面樂坊鶯燕之音繚繞，別有一番情趣。

巷子深處，紅燈籠下，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扭捏絜笑，招攬著過往的行客。望著她們的妖形媚狀，容媽突然笑了，難道這樣才算女人嗎？那自己安穩本分，又算個什麼？

心中悲苦，喝多少酒也暖不了，她索性扔下酒杯走了。

結款時還好，上了樓卻覺得頭昏腳軟、胸口發悶，心想自己怕是醉了，容媽趕緊回房，推門而入扯了扯衣襟，有點透不過氣來。

「楊嬾嬾……水……」她喊了一聲，卻沒人應。

四下尋著，昏暗中好像踩到了什麼，舉眸而望，嚇得她後背發涼，酒頓時醒了，眼前的羅漢床上竟坐了個男人！

「你是誰？你怎麼在這？」容媽惶恐道。

男人面沉似水，平靜地斟了杯酒，語調幽沉，「這話應該我問吧。」說罷，舉杯一飲而盡。

容媽瞪大眼睛左右瞧了瞧，臉霎時紅透了，這哪是她的房間啊！窘羞交加，她頷首道了句，「對不起，走錯了。」扭頭便走，可踩著的皂靴絆了她的腳，本就身子發軟，一個不穩便栽進了男人的懷裡。

她愣住了，卻聽聞頭頂傳來男人的低聲冷語，「真錯，還是假錯？」

驀地想到方才看到的那幾個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容媽覺得他定是誤會了，趕緊起身逃走，但房內燈光昏暗，她慌慌張張從桌旁掠過時帶落了什麼，隨即響起脆裂之聲，是玉佩。

「對不起。」她依舊後退。

男子從羅漢床上下來，裸足走到桌前，盯著玉佩，忽地道：「就這麼走了？」

容媽想了想，把手腕的鐲子褪下來放在桌上，問：「可以嗎？」

男子沉默，低頭看著她。

小姑娘聲音軟糯，看著不過十七、八歲，衣著素雅，梳著婦人的髮髻，可誰家的良婦會夜宿客棧，還誤闖他人房間？這般想著，他又側目看了那玉鐲一眼，墨綠翡翠，倒是值錢，她可真下本呢。

男人身材頎長，背對燈光，容媽只能看到一片剪影在他的臉頰，他稜角分明，生得很好看，可也冷峻得讓人生畏。

她耐著恐懼，顫聲道：「我住在隔壁，回去讓人把錢送來，可以嗎？」

他哼笑一聲，側開了身子，讓光線直直打在小姑娘身上，他看清了她，幽光下，她肌膚瑩白如玉，通透得能看清暈染的緋紅；雙睫低垂，長密捲翹，在眼底留下顫動的陰影，抖得人心憐；鼻尖和額角滲出汗珠，襯得她更是晶瑩剔透……

微醺下，他恍惚覺得眼前人便是那斷玉中跳出的精靈。

高大的身體步步逼近，容媽縮著脖子向後躲，「砰」的一聲，她背抵在牆上已無路可退了。

看著她小巧的舌尖緊張地舔了舔紅唇，他喉結滾動，帶著酒氣道：「我不要錢。」

「那你要什麼？」容媽握緊了拳怒道，驀地抬起頭，卻一眼撞進了他的深眸裡。

男人鳳目清冽、劍眉冷峭，鼻梁挺而高直，一張臉英氣逼人，精緻得不像話。她

以為秦晏之已然俊朗無雙，然此刻才知何為極致。

怔愣間，一雙手臂將她圈住，他彎身低頭，被酒打潤的雙唇微挑，噙著一抹不羈的笑意，一時間，落拓和溫柔漫射在他幽沉的目光中，將容嫣包圍，壓迫得她快要窒息，一股溫熱撲在耳邊，容嫣腿軟了……

「要妳。」

馬車顛簸，容嫣闔目小憩。

「昨夜可把我嚇壞了，哪都找不到人，若非您回了，我抬腳便要去容府了。」楊嬾嬾嗔道：「您若出了意外，我如何對得起夫人？」說著，因入冬寒涼，生怕容嫣凍著又給她加了層薄被，她看著小姐長大，又隨她陪嫁，這麼些年已把她當主子又當女兒。

容嫣聽了，蹙了蹙眉，沒睜眼。昨夜宿醉，此刻她頭疼欲裂，「我只是喝多了，出去轉轉，讓您擔心了。」

這話騙得了嬾嬾，騙不了自己，腦袋裡的片段不停閃現，肉體交纏，香汗濕枕，他無盡採取，自己承歡嗚咽……

她真希望這是個夢，可身體的不適偏就給這一夜荒唐落下了抹不掉的印記……

她把自己給了一個陌生人，最要命的是……這居然是她的第一次！

容嫣默歎，她終於明白為何原主五年無所出了，也明白了尤姨娘那句「爬上男人的床」意義何在。

既惡之，何娶之？

秦晏之欺人太甚，他豈有把容嫣當妻子、甚至是當女人看了？難怪他痛快地同意和離，還退了嫁妝，原來這算補償……

容嫣朝被子裡縮了縮，下身牽扯，痛感依舊清晰，兩世保守的她居然也有這麼一天，她就不該去喝酒，更不該頭腦一熱留下來。

後悔嗎？容嫣問自己。

悔，清白沒了，然而可笑的是——一個和離的人，誰在乎她清白？連那個在她身體裡出入的人也沒意識到，不是嗎？

疼痛漸漸平息，一股齧骨之感卻蠢蠢欲動，啃噬著她的理智。容嫣不得不承認，她有慾望，昨夜縱情，放鬆下來的她終於體會到了作為女人的歡愉……

想到這，她一把拉上被子蓋住了臉，即便內裡是個現代的芯，但她依舊覺得可恥。太羞恥了，酒後縱慾，她這輩子都洗不掉這個汗點了……

悠悠兩日路程，終於到了宛平。

沒有了束縛和羈絆，下了馬車的容嫣，覺得宛平的陽光特別溫暖，連空氣都極清新。

她們先在客棧落腳，才歇了盞茶的功夫，容嫣便帶著房契和嬾嬾去了故居，她迫不及待要開始新生活了。

雖然房契始終在她手裡，但容宅卻被祖家租賃出去。

租戶是和萬氏簽的約，三年仍餘六個月，想要退租，那便要還人家六個月的租金、違約金及押金，但這些萬氏提都未提，容媽也知道從她手裡摳不出錢來，她也沒想摳，權當買個清靜。

租戶姓孫，三十出頭，宣州人士。宣州紙商為擴大生意範圍，常派駐掌櫃到順天府各地，他便是其中一人，攜妻女入宛平，已兩年。

容媽自表身分，孫掌櫃客氣以待，畢竟是房東，可聽聞她想收回房子，臉色便不那麼好看了。他攤手道：「租金已交，期限未到，我為何要搬？我往哪搬？」

容媽淡笑，解釋道：「租金我會退，押金、違約金我一概不會少您。要您搬走確實情非得已，如今我無處可去，只有這宅院容身了，我可以留給您找房的時間，但不會太久。」和商人談判，繞不過他們，不如都擺在明面上講清楚。

可對這掏心實話，孫掌櫃沒領情，依舊咬定了合約未到期，不肯搬。

其實容媽也懂，容宅有地段優勢，他把這作為商業據點，挪了位置會影響到生意往來，可理解歸理解，她沒退路，況且有些實質上的錯誤是他們自己犯下的。

「房契、地契均在我手，這宅子歸我所有，可您的租約是與我簽的嗎？有效嗎？您當初不見房契，只憑中間人簽了租約，那您便要承擔這個結果。」

理不占，情來補。孫掌櫃沒料到小姑娘說得有理有據，只得出了張親情牌，喚孫夫人端茶，容媽這才知道，她已有孕九月餘。

姑娘家心善，觸了她軟肋，容媽只好允她生了再動。

回到客棧裡，容媽算計著自己的容身之所。

楊嬾嬾整理著衣衫一邊嘀咕道：「九個月，我瞧著可不像，也就是肚子大了點。」

「這也看得出來？」容媽漫不經心接話。

「怎看不出？『肚子尖尖，小子無疑』，她這胎我說定是男孩，可肚子沒墜，還沒轉胎呢，也就七個多月。」

聽到這話，容媽突然反應過來，現在才入冬，明年二月生產，坐月子更動不了，待到三月農耕，哪還有房子等著他們租？孫掌櫃到時候若賴著不走，就算告到府衙，也要拖上兩個月，那六個月合約可不就滿了？

到底還是沒算過他。

次日，容媽帶著楊嬾嬾又去了容宅，這回乾脆讓她們吃了個閉門羹。

楊嬾嬾上前叫門，宅裡除了犬吠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

容媽喚楊嬾嬾回來，心想今兒個不行明兒個來，還怕他跑了不成？

「媽兒？」身後傳來一道細語，有人叫她。

容媽轉頭，就見一身披貂領青緞斗篷的女子正盯著她，女子約二十出頭，衣著華貴，生得頗是清麗端秀，一雙杏眼瑩瑩，閃著不可思議的神情。

原主凌亂的記憶斷斷續續，容媽只覺得她眼熟，但想不起是誰。

「真的是妳？」女子緊了兩步上前，拉住容媽的手，「妳怎來了？自己來的嗎？」說著，她對著楊嬾嬾微笑。

楊嬾嬾福身揖禮道：「表小姐。」

容嫣一聽這才想起來，這是她表姊譚青窈，她母親是自己的親姨媽，姨父任禮部侍郎，譚青窈是他的獨女，嫁給了宛平臨安伯世子徐井松。

「表姊，許久不見。」

「豈是許久，是太久了。」譚青窈拉著她，笑中閃淚。

譚青窈在京城外祖家長大，容嫣父親任職都察院時，兩人關係極好，最後一次相見是容嫣出嫁。

轉眼快五年了，自打父母過世，她再沒來過宛平，兩人偶爾聽到彼此消息也是從外祖那邊得到。

「我回京城幾次，都沒見到妳。」

「嗯，母親過世，很少回外祖家了，而且嫁了人，總不方便……」容嫣輕聲道。譚青窈父親是官宦世家，在朝中頗有地位，故而夫家不敢怠慢她，可並不是每個婦人都如此幸運，更多的還是身不由己，她理解容嫣。

「走吧，跟我回去，妳還沒見過妳外甥女呢！」

路上，譚青窈問及為何來宛平，容嫣講了，但保留了無後的原因，又道：「與其被休，倒不如先提出和離。」

譚青窈大驚，雖痛罵秦晏之薄情寡義，憎惡尤姨娘陰險歹毒，可還是心疼自己這個表妹，於是眼圈又紅了，偷偷吸了吸鼻子。

見狀容嫣微笑，表姊單純是真性情，也是真的對她好，她心暖了。

第二章 做我的外室

到了臨安伯府，容嫣拜見了伯爺、伯爺夫人，見過表姊夫。

徐井松二十有七，翩翩儒雅、相貌堂堂，不語也帶三分笑，看著平易近人，聽聞他極寵愛表姊，這麼些年連個通房妾室都沒有，讓容嫣對他又多了份好感。

臨安伯身體不好，故而這個家都是表姊夫做主，他聽聞容嫣的事，凝神皺眉，道了句，「有魄力，女之英豪也。」

譚青窈拍手而笑，「以前她可不是這樣，柔柔弱弱的，常被我欺負。」於是又對夫君講了容宅的事，勸道：「讓她留下吧，長住客棧總是不安全，我也許久不見她了，恨不能天天在一起。」

徐井松看著妻子，笑容寵溺，「好，聽妳的。」

譚青窈挽著他，嬌聲道了句，「謝謝夫君。」於是對表妹點頭。

看著恩愛的兩人，容嫣回以一笑。

夫妻就應當如此吧，她為表姊高興，也有那麼些羨慕……

除了徐井松，還有在府學讀書的二少爺徐井桐，和年剛及笄的三小姐徐靜姝，匆匆打過招呼，又見了三歲的外甥女，徐井松便遣人把容嫣的行李搬來，打算騰出重臺苑給她。

容嫣婉拒，他們一家人熱情已讓她很是感激，哪好過分攪擾，在容宅討回之前，她暫住客房便好。

府學休假，徐井桐在家溫書，見容家表姊搬來，便幫著跑前跑後。

徐井桐今年十八，生得白皙英俊，和兄長有些相像，但比兄長多了分朝氣，笑起

來帶了陽光的味道。

見下人整理齊了，他轉頭對容嫣道：「容表姊需要什麼，儘管對府裡管事說，不要見外。」

容嫣微笑道謝，她挑唇時，嘴角的小梨渦若隱若現，淡淡的，輕得像漣漪。

徐井桐看得心驚，好一塊天然璞玉，清透明麗，真不明白怎會有人想休了她。

見她正抱起妝奩，徐井桐趕緊上前，「我來吧！」說著便伸手去接，不小心碰了她手指，微涼柔軟，不禁愣住了。

容嫣顰眉趕緊抽回來。

「表姊要放哪？」他笑道。

容嫣斂目沒看他，神色略沉地指了指梳妝檯。

徐井桐輕巧放下，讚了兩句紫檀妝奩，便問可還有其他要搬的。

她搖頭，「謝二少爺，今兒麻煩您了，不打擾您讀書了。」

這是要謝客啊，徐井桐識趣地笑了笑，才打算邁出房門，便聽小廝來報——英國公府三少爺來了。

英國公府為閥閱世家，手握國之半數兵權，在朝炙手可熱。

英國公虞鶴丞任五軍都督，加太子太保，封鎮朔將軍戍守宣府，長子虞琮討伐西北殉國，孫兒們十幾歲隨軍出征，個個功勳赫赫。

尤其是三少爺，睿智驍勇，十八歲便坐到了副總兵的位置，只可惜年少輕狂，因打了場敗仗險些丟了大同而獲罪，至此心灰意冷，整日裡鬥雞走狗，流連聲色……既是貴客，沒有躲著不見的道理，而這些都是去前院的路上，聽三小姐徐靜姝道來的，小姑娘說這些時，滿眼的傾慕癡迷，看得容嫣極是不解。

徐靜姝嬌紅著臉解釋，「名門貴胄、俊美無比，天生便帶著凜然之氣，而且人如其名，戰場上運籌帷幄，筆墨間才華橫溢……哎呀，總之一個眼神、一句話便能讓人陷進去，京城愛慕他的姑娘不知有多少呢！」

「他叫什麼？」容嫣隨小姑娘入正堂問。

「虞墨戈。」

尾音戛然而止，小姑娘駐足，望著前方臉瞬間紅透了。

容嫣循著她的目光瞧去，也愣了，一陣寒意沿著脊背爬了上來，臉色不由得煞白。

努力淡去的記憶一層層地補色，鮮亮、清晰，最後只留下那夜荒唐中的一張臉……虞墨戈站在徐井松面前，清冷地看著進門的兩人。

徐井松和虞墨戈都是世家子弟，昔日遠征同行過，結下情誼，虞墨戈每次來宛平都會來拜訪臨安伯。

徐靜姝兀自福身，容嫣則挪著灌了鉛的腿上前，揖禮。

「這是拙荊的表妹，原宛平知縣容大人之女。」徐井松介紹道。

「浙江布政使司參政，抗倭名士容伯瑀？」虞墨戈問。

沒有了醉酒的沙啞，他聲音幽沉清朗，尾音慵懶上挑，帶著不經意的魅惑，容嫣一下就理解了徐靜姝方才的那句話了，「一個眼神、一句話便能讓人深陷其中」，

她當初陷過一次，如今不敢再抬頭了。

「是。」她淡淡應。「小女子容嫣。」

「……容嫣。」

他不經意的重複卻把容嫣驚得一顫，那夜，他深入時曾問過她叫什麼，她噤口不言。

瞧著緊張的容嫣，徐井桐朗笑，打趣道：「三哥，你把容表姊嚇到了。」說著，拉他入座。

虞墨戈沒再說什麼，瞥了她一眼，隨徐井桐去了。

見也見過了，容嫣以身體不適為由告退，譚青窺知她這幾日勞累，囑咐幾句便讓她回了。

容嫣看都沒看虞墨戈一眼，腳步不停地逃離，經過花園亭子才鬆了口氣，坐下歇息。她抬手擦擦冷汗，這才發現手居然在抖，她不是怕他，是那日羞愧讓她不敢看他，她不願再憶起那日。

她怎都沒想到他們會再聚，更沒想到他是英國公府的三少爺，還以為他只是哪家的紈褲公子哥，貪歡玩樂而已。

也沒錯啊，他不就是個紈褲，不就是酒後貪歡嗎？三小姐方才怎說的？流連聲色、放縱……他就這樣的人，那一夜對他而言應該是再尋常不過了，尋常到不值得一提。

他不是也醉了嗎？或許他也不記得了……不用怕，他應該忘了。

容嫣自我安慰，心情稍稍緩了過來，忽地又覺得好笑，如此膽小竟也敢做這種出格的事，既然做了居然還怕成這樣。

她看著外面冰凍的池塘發怔，全然不知身後站了個人。

「小姐跑得還是那麼快啊！」

容嫣嚇得跳了起來，差點沒站穩，他忙握住她的手腕扶住，分明是熱掌，偏就比池塘的水還冰，將她整個人都凍住了。

她抬頭看著他，再遇後第一次對視，這張臉依舊如雕刻般分明，俊美絕倫。他盯著自己的雙眸，沒了那日的輕佻，如遠山迷霧，看不清、摸不透，卻掩不住透出的精光。

眸色變換，波瀾不驚，單是這一雙眼，容嫣便明白徐靜姝所道的魅力來自於哪——妳看他是雲淡風輕，但永遠猜不透他在想什麼，混跡煙火卻不帶煙火氣。

正因如此，他的氣場強大而冰冷，這種神祕給人壓迫感，讓人覺得他無心無情。不知他怎會來這，生怕被人看到，容嫣慌張地四下環顧，收手道：「三少爺，男女授受不親。」

虞墨戈驀地笑了。

容嫣也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，授受不親，他們之間還存在這個詞嗎？

看著她堪比白雪的肌膚，從精緻的臉頰一直紅到柔嫩的耳根、脖頸，最後延伸到他所能想像的地方，虞墨戈又笑了。

「沒想到能再見，可真是巧。」

容嫣心驚，否認道：「您、您認錯人了吧……」

「哦？妳這是想賴帳，不賠我的玉佩了？」

「我都把鐺子留給您了！」她搶言辯解，見他得意挑笑，知道自己上當了，她哀怨低頭，小聲道：「那日是我喝醉了，您就當沒發生過吧，我在此謝過您了，告辭。」說罷，頭也沒敢回便跑出了亭子。

虞墨戈沒追，看著她遠去的背影，笑容意味深長。

英國公府的莊園遍佈北直隸，虞墨戈自從受挫後便貪圖享樂，每每在京城轉夠了，便去莊園清靜些日子，不過從前年開始他獨偏愛宛平，所以每次來，都會先和故友聚上一聚。

即便他不來，徐井松也會去請。

他來，容嫣如被禁足，連後院花園都不敢去了，整日躲在客房，生怕一踏出二門就會遇到他。

不過虞墨戈那還算安寧，這幾日也無非是和徐井松飲酒下棋論詩畫而已。

她話說明白了，他應該不會再提，想必他也一定知道自己的身分了，一個名門貴胄，何必與個棄婦浪費心思？如是想她心情舒暢很多，可還是有人讓她不安……知道容嫣喜歡孩子，譚青窈常抱瀾姐兒去看她，偶爾瀾姐兒也會嚷著自己來看小姨。是日，乳母又抱她來了，陽光明媚，天氣甚好，容嫣便帶著她去後院花園玩耍曬陽。

小團子極喜歡這個溫柔的小姨，貼在她懷裡撒嬌，兩人玩得愜意，徐井桐突然出現了，招呼了一聲，「容表姊在陪小侄女呢。」

容嫣正抱著瀾姐兒，沒法起身，便頷首微笑，然後——笑容逐漸消失。

這段日子，徐井桐隔三差五便會來瞧瞧，問是否缺東少西，容嫣不願多想，但此舉確實不妥，即便是關心也該避嫌才是。

徐井桐靠近，半蹲著含笑道：「瀾兒，到二叔這來，看二叔給妳帶了什麼好東西。」

沒見到東西，瀾姐兒環著容嫣的脖子不撒開，眨眼盯著他，等他拿出來。

徐井桐佯做不滿地撇了撇嘴，「有小姨就不和二叔好了？」說著，始料不及地伸手去容嫣懷裡抱孩子。

容嫣哪想到他會如此唐突，嚇了一跳，想要放手又怕摔了孩子，下意識往後仰，眼看便要摔坐地上，忽聞遠處一聲喚，徐井桐手臂頓住。

「我說到處找不到你，原來是躲在這了。」

聲音清朗低沉，容嫣聽出是誰了，不由得心頭一緊。

虞墨戈語調慵然，道：「怎地，怕輸就跑嗎？」

徐井桐訕笑道：「三哥太厲害了，你讓我兩子我也贏不過你，這棋下得還有什麼勁啊，還不及逗逗我家小侄女來得歡喜呢。」

虞墨戈下頷微揚，輕瞟了一眼容嫣和懷裡的孩子，又道：「再讓你三子。」說罷，轉身便走，見徐井桐沒跟上來，回眸瞥著他，淡淡卻又帶著不容抗拒的凌厲，徐

井桐只得跟上了。

兩人轉過拱門，容嫣下意識抬眸看了一眼，正對上了虞墨戈回眸的目光，就那麼一瞬，他唇角微不可查地揚了揚。

入夜後，容嫣輾轉難眠，不管徐井桐是怎麼想的，不管是不是自己小人之心，她覺得臨安伯府不能再留了，況且還有他，碰上總是難免的。

第二日一早，容嫣又去了容宅。

明明聽到屋裡有動靜，偏就不開門。

容嫣鑿而不捨，小廝終於開門了，嘻嘻笑道：「我家老爺不在，我做不了主，您等他回吧。」說完，「砰」地一聲關上房門。

容嫣躲不及，夾到了指甲，有點疼。真是有夠氣人的，本想和平解決，可他們偏不配合，她都已經妥協到願意幫他先找房子，這孫掌櫃還是不同意。

表姊勸過她，讓表姊夫和縣衙通通氣，這事也好解決，可容嫣不願意，一來她不想落個仗勢欺人的名聲，畢竟日後要在這落腳；二來父親任知縣時聲望極高，她不想因此事影響他的名聲。

況且對方仗著這幾年做生意和權貴往來，全然不把她放在眼裡，若是果真態度強硬地將人趕走，誰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來？這事還得想策略。

容嫣捏著被夾的指尖沉思，不小心撞了人。

「走路都不看路嗎？」

聽到熟悉的聲音，她抬頭，又是他！

「對不起。」她繞開想從他身側逃走，卻被他一隻手扯著胳膊拽了回來。

容嫣推開他，趕忙看看四周，還好人不多，只有兩個牽著孩子買糖的人，沒注意到這。

她站在他面前，不肯抬頭，他只能看見她凍得發紅的鼻尖，他突然發現，她和別人站在一起的時候不覺得，為什麼站在自己面前這麼小，小得他總想低頭湊近她。

「妳就這麼想搬出去？」

大冬天的，一股溫熱吹在耳邊，容嫣嚇了一跳，捏著耳珠躲了躲，一片紅暈從她指尖傳遞到耳垂，像水中的朱砂，霎時間把她肌膚都染紅了，襯著素白的斗篷，極美。

瞧她緊張的模樣，虞墨戈笑了，「妳不是怕我吧？」

容嫣表情僵住。

他懂了，「妳怕我什麼？是怕我說出咱們倆的事，還是怕人知道妳和妳夫君其實……」

「虞少爺！」容嫣打斷他，她的臉此刻已經紅得快滴出血了。

虞墨戈朗笑，皓齒整齊，他向來矜貴，連笑都極高傲，從不露齒，原來曾在她身上留下無數咬痕的牙齒這麼好看，可為什麼這麼好看的人，偏就心地不純呢？容嫣顰眉，神情鬱鬱。

虞墨戈微笑，輕緩道：「放心，我什麼都不會說的。」

容嫣長舒了口氣，「謝謝。」

「不用謝我。」他低頭回應，「我沒那麼好心。」

方被安撫的心登時又提了起來，她驚訝地看著他。

「既然我替妳保守祕密了，那妳是不是也該為我做些什麼？」

自己真是一點都沒看錯，他就是個冷漠無情的人，這種冷漠和秦晏之不同，秦晏之的冷，是從心裡向外透著厭惡；而他的冷，是明明對妳笑，妳卻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淡漠疏遠，永遠不會與妳有真情相待的冷。

她沉了口氣，攥緊了拳頭，無奈道：「你想讓我做什麼？」

他笑了，貼在她耳邊道：「做我外室。」

容嫣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來的，她記得虞墨戈說了句「做我外室」，她當下怒不可遏，狠踢了他一腳就跑開了，這會兒平靜下來，她有點後悔了。

如果他說真的，那這一腳不為過；可他若只是開玩笑呢？

不該這麼不理智，起碼應該把話說清楚。

容嫣提裙入門，楊嬾嬾迎了上來，「小姐怎麼才回來，今兒不是瀾姐兒生辰嗎？您忘了啊！」

還真是給忙忘了，容嫣笑道：「我前幾日給她找的珊瑚釧金鎖呢？」

楊嬾嬾笑道：「怕您忘，都給您準備好了，還有金魚蓮花的香囊。」

容嫣挽著楊嬾嬾親暱道：「嬾嬾妳真好。」自己也不是孤單一人。

容嫣換了衣裳便趕去前院了，小壽星的壽宴快開始了，三周歲，倒也沒有特別的意義，所以只是家人聚一聚。

來了兩個徐家的族親，徐井松陪長輩們坐在一起，其他小輩便隨譚青窈坐一起。家人一一給小壽星道賀送禮，最後輪到容嫣這，她剛起身便聽門外有人來了，是虞墨戈。

容嫣趕緊坐下，沉默低頭。

他沒多言，徑直上前送了賀禮，接著便被徐井松邀到上席。

剛要落坐，徐井松看見他月白色袍裾腳踝處有片汗痕，打趣道：「我又沒催，瞧把你急的，赴宴都來不及換件衣服。你這腿是撞哪了？」

他穿的還是那件衣服，容嫣明白過來，眼神無措，盯緊著眼前的碗碟。

虞墨戈眼神不經意地瞥向對面，看了看窘迫的小姑娘，笑了，「半路遇到隻小貓，撒嬌撓的。」

一聽這話，容嫣的臉紅了。

不過身旁的徐靜姝臉更紅，見虞墨戈眼神投來，還以為是看向自己，既興奮又不知該如何回應引起他的注意，突然想起容嫣，於是巧笑道：「表姊，妳的賀禮呢？」

容嫣這才反應過來，拿出長命鎖和金魚錦囊，給小壽星送了去。

瀾姐兒見了她便不肯撒手了，甜甜地道：「謝謝小姨。」

容嫣心都化了，恨不能親她一口，正想著，怎知小團子卻捧著她的臉，囫圇地先

親了，這動作猝不及防，她霎時就愣了，卻把大家逗笑了。

對面，虞墨戈看著親暱的兩人，眸色漸柔，笑意醉人。

壽宴繼續，容嫣回到座位，被小東西「占了便宜」，她心裡歡喜卻也有點說不清的酸。

上輩子，父母離異，各自成家，卻哪個都不是她的家。她十二歲開始住校，試著獨立，直到遇見了男朋友，她突然對家有了慾望，即便所有人都笑她沒出息，但她最大的願望依舊是結婚生子，一家人安安穩穩、平平淡淡，可這個再簡單不過的願望在她墜樓的那天破滅了……

而這輩子，好像仍是個奢侈夢想，容嫣不由得在心裡歎了口氣。

見她握著筷子始終不動，趁隔在中間的徐靜姝更衣的空檔，徐井桐夾了蝦仁給她。容嫣掃了一圈，見大家聊天沒人注意，頷首強笑道：「謝謝，我自己可以。」把碗碟朝面前拉了拉，遠離他。

她沒吃，徐井桐便換了話題，「容表姊的錦囊繡得真好看，這金魚栩栩如生，活了似的。」

容嫣依舊沒看他，淡淡道：「那不是我繡的，是嬈嬈繡的。」

「嗯，表姊不喜歡女紅嗎？」

容嫣搖頭。

徐井桐笑了，「容表姊這是什麼意思？是不喜歡，還是我說的不對？」

「是不想跟你聊天的意思！」剛回來徐靜姝一點情面都沒給自家二哥留，坐了下來，對著容嫣笑了笑，道：「我二哥話多，妳別理他。」

容嫣回以一笑。

徐井桐笑著拍了拍妹妹的頭，訕訕收了話，但目光仍不時地朝那邊瞟。

上午被夾的指甲越來越紅，應該是淤住血了，捏筷子稍稍用力便會疼，本就食慾不佳，這頓飯她幾乎沒吃什麼。

第三章 徐井桐的糾纏

好不容易挨到了散席，陪表姊送走族親後，容嫣便回了後院，但才走到後院長亭，便聽聞後面有急促的腳步聲，回首一看，是徐井桐。

容嫣只當沒看見，疾步前行，可她哪快得過他？

「表姊，這麼急幹麼？」徐井桐攔在她面前。

容嫣神情淡淡，沒應他。

徐井桐露笑，彷彿一道暖陽，帶著青春的朝氣，可容嫣不覺得暖，反而有點涼。

「我瞧表姊方才吃得不多，可是不舒服？」

「是，所以抱歉，我先回了。」說著，想從旁邊繞過他。

他卻往旁跨了一步，仍攔住容嫣的路。他十八了已是成年，站在她面前高了近一頭，她得抬著頭才能對視他。

「二少爺，讓我過去。」容嫣沒那麼多耐心，語氣稍冷。

他還是不動，見她右手食指的指尖通紅，突然拉起她的手，問道：「妳手傷了？」

容嫣抽手惶惶退了一步，警惕的盯著他，長睫輕顫，水潤的眼睛滿是恐懼。

徐井桐斂容，皺眉道：「表姊為何總躲著我？」

容嫣不想和他糾纏這話題，反路而行，卻被他一把拉住了手。

見她眉心蘊怒，他急喘著氣，心底的話終是壓不住了。「表姊，我喜歡妳，見妳第一面我便傾心於妳，妳我相遇是緣分，我知道妳嫁過，可我不在乎，我就喜歡妳，見到妳就開心，表姊妳嫁我吧。」

「徐井桐！」她震驚，怒喝一聲。隨即掙脫道：「你鬆開我！」

徐井桐巋然不動。

「你再不鬆開，就被人看見了！」

「看吧！就算他們來了，我的話也是一樣！」徐井桐神情堅決，固執得很。

他正是愛鑽牛角尖的年紀，她強不過的，容嫣便緩了語氣，「有話好好說，你先鬆開。」

徐井桐擰眉，「那妳先答應我！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也不知是他緊張，還是真的怕她跑，手勁越來越大，容嫣都被握疼了，忙道：「好好，你先鬆開，你鬆開我就答應你。」

徐井桐想了想，減輕了力道。

容嫣瞧準時機，甩開他手便朝前院跑，一下就穿過花園，生怕他追上來，不停地回頭看，再一轉身，一頭撞進了面前人的懷裡。

虞墨戈抱著她，紋絲不動，懷裡人綿軟纖柔，抱著極舒服，他又找到了那種感覺。

「放開！」容嫣推他。

虞墨戈笑了，「他能拉妳，我便不能嗎？」

容嫣盯著他，目光幽冷，方才他都看見了？他沒走，一直跟著自己？

「虞少爺，您到底想要什麼！」

虞墨戈彎唇挑眉，帶著磁性的嗓音輕聲道：「要妳。」

容嫣沉默了，他居然是認真的……驀然間，她笑了，笑意透著涼苦。

見狀，虞墨戈不禁斂容，眉宇輕攏，神色不明地盯著她。

「你們都瞧準了我落魄，好欺負是吧？我是嫁過，嫁過又怎樣？嫁過就要讓你們肆意羞辱嗎？我這輩子就是不嫁，也不會給你做外室！」

虞墨戈環著她的胳膊有點僵，他緩緩鬆開，凝重一閃而過，臉上又恢復清冷，認真道：「我需要妳，而妳也需要我。」

那夜，他不僅在她身上體驗到了滿足，也同樣將她所有的慾望勾了出來，即便她咬牙不承認，片語不言，但那感覺不會錯，他們再合不過了，不只肉體，連孤單都極是匹配，他們都需要這種關係來填補孤單所帶來的空虛。

容嫣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，她不想承認，但就是不開口。

「我等妳答覆。」說罷，他托起她的手，放下一個小瓶走了。

淡淡的藥香沁鼻，看看紅腫的指尖，她猜到這是什麼了，原來他跟著自己是來送藥的……可這仍是彌補不了自己對他的牴觸。

憑什麼她要給他做外室？

不是她癡心妄想，貪圖什麼，她知道他們是雲泥之別，身分相差懸殊，即便自己

還是個未出閣的姑娘，也只夠做個妾，更別說她還嫁過了。
或許很多姑娘巴不得做他外室，可她不甘，為何一定要和他扯上關係？女子二嫁也非登天，即便嫁不成富貴，她還嫁不得尋常人家嗎？哪怕續弦她也甘心。
再難，心裡那點盼頭還是在燃著，她想要過正常的生活——
結婚，生子，相守一生。
攥緊藥瓶，指尖有點疼，她想到了徐井桐，她知道他魯莽、衝動，也知道他們之間根本沒可能，但起碼他提出的是娶而不是納，更不是外室……
不管是誰，這個是非之地她是不能再待了，她得走，無論如何，她得把容宅爭回來！

容嫣身心俱疲，就沒見過如此胡攪蠻纏之人。
是她違約在先沒錯，可這租約根本就不成立，她已然仁至義盡，甚至連孫掌櫃一家落腳之地也幫他們尋好了，可他們就是不肯搬，非要容嫣賠償他們預計損失才肯甘休。
既然他們不講理，她也不用顧忌情面了，於是一紙狀書告上了公堂。
縣尊為難，一方是上任知縣之女，臨安伯府少夫人表親；另一方雖然是個掌櫃，可背景不淺，徽宣不僅供應權貴，更是皇商，京城顯赫結交不少，宛平隸屬京城，是京城門戶，他一個小小知縣也是得罪不起，這事……他眼下只能拖。
而容嫣怕的就是這個，再拖下去，租期日子將近，這官司也不用打了，況且她急著要搬出去，遠離是非。
路是人走的，沒有過不去的坎，只要想搬總搬得了，再不濟，另租個院子也一樣能過。
譚青窰瞧出她要走的決心，不理解。
容嫣未做過多解釋，只道要重新開始，不想寄人籬下。
這下譚青窰更不懂了，再等幾個月也不遲啊，鬧得好像徐家不容她似的。
容嫣知道她刀子嘴豆腐心，實際上是捨不得自己。
譚青窰自知勸不住，無奈之下，只得留她再好生想想，先回前院了。半路碰到徐井桐，提及了此事。
徐井桐震驚，心想難道是自己那日嚇到她了？和嫂嫂一分開他便直奔後院客房，但前腳還沒踏進後院花園，便被徐井松捉住了，二話不說押著他回了大書房。
書房裡，兄弟二人對峙。
「你喜歡容嫣？」徐井松面色陰沉地問。
極少見兄長動怒，徐井桐有點緊張，「沒、沒有。」
「撒謊，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嗎？從她來後你就沒安分過！」
徐井桐心顫，聲音極小地道：「照顧而已……」
「還狡辯！」徐井松指著弟弟吼了一聲，「照顧要拉著她手訴情嗎？」
徐井桐震驚，瞪起雙眼看著大哥，「你都看到了？」

「哼！虧得人家還算個理智的，跑開了。我當時真恨不得上去搨你一巴掌！」說著，徐井松身子突然前探。

徐井桐以為真的要打他，下意識伸手躲了躲。

瞧他那膽小的模樣，徐井松無奈，怒其不爭地歎了一聲，緩和了語氣，「你真是糊塗啊，她什麼身分你不清楚嗎？說是和離，還不是被棄，臨安伯府豈能娶這樣的人入門。」

「誰說我要娶她了？」徐井桐突然道了一句。

「不是你自己說的嗎？不娶，你招惹她作甚？」

徐井桐瞥了兄長一眼，嘟囔道：「不娶就不能留了？做姨娘、做妾不可以嗎？」

「混帳！」徐井松手又揚了起來，但到底沒落下，「你人未婚娶先納妾，名聲還要不要了！臨安伯府的少爺，就是納妾也是良人，怎能納一嫁婦？且她因何被棄？還不是無所出，納這樣的人，你讓旁人如何評論你？既不能生養，又無助於仕途，只會道你是貪圖美色，你人生還未開始，便要背上這些？」

「我哪想得到這麼多……」徐井桐縮首道。

徐井松怒喝，「你以為紅顏禍水是如何來的！她這輩子算是被和離毀了。好生的名門夫人不做，偏要逞強，到頭來淪落至此，若有娘家扶持，還有個資本，再嫁也不成問題，可她因何來的宛平你不知道？如今孤身一人，沒個身世背景，她也只能給那些致仕之人為妾，更何況掛著不能生養的名聲，就算尋常人家想娶，也得考慮後世延綿吧。」

說著，徐井松冷哼一聲，「別看她此刻倔強，早晚還是得回容府。」

徐井桐聞言，又偷瞄了兄長一眼，道：「豈不是可惜了……」

「你還賊心不死！」徐井松大喝一聲，「算她懂事，知道要搬走，若不是那宣商不好應付，我早就把容宅給她騰出來了。我告訴你，不管她是走還是沒走，你給我少往她身邊湊！」

徐井桐氣惱地點頭。

徐井松還欲說什麼，忽而聽到窗外有聲。

徐井桐衝到窗子前，只見一個白色小團子竄進了花叢，他回首笑道：「是三哥抱來的那隻貓。」

容嫣失魂落魄，連個招呼都沒打獨自出了門，想想方才那一幕，心中悶著口氣，忿忿而不能發。

方才表姊來後院勸她，臨走時落下了瀾姐兒的小老虎，她本打算去送，然而經過大書房卻聽到了她作夢也想不到的話。

棄婦、不能再嫁、連妾都不能做……在表姊夫口中，她竟然連個「良人」都不算了！

她以為這個世界沒想像得那麼複雜，其實是自己頭腦簡單，人家早就把她定位好了，是她自己還不清楚。

想想昨日還感慨徐井桐要「娶」自己而不是「納」，此刻才明白，他也不過是將自己當玩物而已，從來就沒動過真心。

本以為重生是個開始，沒想到這一世還不及前世，前世就算離婚她還可以再嫁，這輩子，結婚生子對她不是奢望，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。

徐井松說得對，她可以回容府，有了娘家支撐，她再嫁也不難。可她完全想像得出，重返容家後他們會如何待她，她依舊是他們手裡的籌碼……

三個多月前，容媽抓住了背叛自己的未婚夫，還沒待她反應過來，瀟灑地和他說一聲「滾蛋」便墜樓了。老天似要「彌補」這個遺憾似的，又給了她相同的劇本，於是她毫不猶豫地替原主選擇了和離。

她以為這便是重生的意義，沒想到這不過是老天跟她開的玩笑，和離後她才明白這個世界有多不待見她。

容媽開始懷念曾經的生活，還有家人……

在喧囂的街上走得越久，越是覺得自己與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，容媽想躲卻躲不開，經過酒樓，不自覺地邁進去。

她想尋個清靜的地方，但包廂已滿，小廝便給她找了隔間。

隔間是一間廳堂用屏風隔出的幾個空間，還算寬敞，只是偶有人語聲響，但總歸比外面安靜。

上輩子容媽不常喝酒，這輩子拘在後宅，無聊之刻、落寞之時總會拿出來飲，這是原主的習慣，為失敗的婚姻而藉酒消愁，得一時輕鬆和滿足，不過她很少喝多，除了上一次，她是真的對那一家人失望透頂才會醉飲，結果一醉荒唐……

忽然間，她想到了虞墨戈，原來他才是最真誠的，從一開始他就沒打算騙自己，始終把她擺在她該在的位置——

她只配做個外室。

「咕嚕嚕」一聲，一個白瓷小酒盅從對面屏風下滾出，撞到容媽的桌角停下來。隨即，屏風後走出個身材魁梧的男人，他一面道著抱歉撿起酒盅，一面朝容媽瞟了眼。

容媽沒瞧他，也沒應聲，兀自喝著自己的酒。

男子見容媽面無他色，眯起細眼頓了須臾，挑眉退回去了。

他一回去，屏風後傳來竊竊私笑，隨後見兩人從屏風兩端探頭來瞧，瞧夠了回去又是一陣肆笑。

偶爾聞得有人笑語「美人」，有人侃言「絕色」，容媽冷笑一聲，美人？她可是「紅顏禍水」！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，竟成了禍水。

憑什麼男人為所欲為，女人便要擔此罪名？心術不正的分明是他們、是徐井桐！憑什麼她就一定要做男人的附屬？她為自己爭取，重獲自由，到頭來竟連良人都不算了，再嫁的權利都被剝奪，她就該被男人挑來揀去，任人耍玩嗎？

對面又一只酒盅滾了過來，一白衫男子笑容輕佻，毫不避諱地竄進隔間，一面學著方才那魁梧大漢道著抱歉，一面肆無忌憚地將目光往容媽身上掃著。

容媽沒動，而是驀地撩起眼皮，眸中凝了寒氣般瞥了他一眼。

這一眼，凜如冷風，在白衫男子的心頭掃過，涼颼颼的，驚得他笑容僵住，酒杯都沒敢撿轉身溜了回去，接著屏風後又是一陣笑。

被鬧得沒心情再喝，容嫣結款返回。

已是傍晚，天色漸黑，她得趕緊回去。

朔風凜冽，吹得睜不開眼，喝了暖酒確實能禦寒，可酒意上頭，頭有點暈。她沒喝多少，卻不料那酒勁兒這般大，此刻意識有點跟不上，腳也開始不聽話。

她努力清醒地撐著牆前行，卻發現自己走的是去容宅的路。

去吧，容宅離得更近些，那是她的家，她憑什麼不能去？

這是容宅嗎？到了？

她抬頭看看，不是，是那邊……可怎就過不去呢？

容嫣竄進胡同裡，貼著牆角打轉，忽而瞧見胡同口，昏暗中有幾個身影……

眼前在晃，是一個還是兩個？不是，是三個。

看著身影越來越近，她看著又像四個，還有一個穿白衫的看著眼熟……

她有點慌了，搖了搖頭，待她揉清眼睛再抬頭時，一個人都沒有了。

哪去了？好像有什麼聲音，誰在哀嚎？

不管了，她得趕緊回家。

不對，她家在金谷大廈B棟十六樓，她得坐電梯，可怎麼這麼暗？停電了？

容嫣太累了，靠著牆的身子不穩，眼看便要摔倒，一雙手卻握緊她的肩膀將她提了起來，朝牆上一按，把她撐住了。

容嫣嚇了一跳，驚恐地看著對方，認清對面人後安心地舒了口氣，忽而又咧嘴笑了，指尖點了點，不受控制的手差點戳到他鼻子。

「虞少爺，是你啊，巧……」

巧？若不是他跟著，天曉得會發生什麼，虞墨戈眉心皺起，道：「一人出來喝酒，妳膽子可是夠大。」

聞言容嫣愣了愣，隨即冷笑道：「背世棄俗的和離我都敢，還有什麼不敢的？」

話語無限涼苦，虞墨戈聽得心震，晌午徐井桐和他弟弟的話，他聽到了，看來她也聽到了，忍不住道：「其實妳有別的選擇。」

選擇什麼？回通州，還是做他外室？

確實以他的身分，做他的外室她不虧，依然可以錦衣玉食、高枕無憂，可這不是她想要的。

她帶著醉意地看著他，從他冷峭的眉掃到挺直的鼻梁，最後落在他的薄唇上。不論是那次荒唐，還是這幾日的相處，她不得不承認，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討厭他，甚至有一絲好感，但這種好感不足以讓她放棄追求，去過她不想要的生活。

容嫣沒應他，兩人沉默。

僵持太久她快撐不住了，眼皮一垂又要倒，虞墨戈兩隻手只得架在她腋下，一條腿頂住她的膝蓋，不叫她彎曲摔倒。

如此兩人緊貼，他低頭看著她，只見容嫣低垂的睫毛水瑩瑩的，原本白皙的小臉殷紅一片，一直紅到了脖根，衣衫略散，連露出的精緻鎖骨都是紅的。

被他撐住，她再次挑起眼皮看他，目光呆愣愣地落在他唇角，見有塊暗紅汗跡，手下意識抬起，纖纖食指在那抹了一下。

指尖柔軟冰涼，從他嘴角劃到下唇，點過他硬朗的下巴，帶著一束電流猛然擊中他的心，他心頭一顫。

「是血啊，你受傷了！」說著，她顰眉朝他靠近。

那束電流瞬間化作燥熱，他喉結滾動，見她眼神迷離地望著自己，帶著酒後誘人的媚態，虞墨戈忍耐住，舔了舔唇角的血跡，捉住她的手，嗓音低沉略帶壓抑地道：「妳醉了，我帶妳回去。」

容嫣驀地推了他一把，唇角一牽嫣然冷笑，殷紅的臉，卻冷得像朵致命的虞美人。

「我醉了嗎？沒醉！我哪都不去！」她不甚清醒地搖了搖頭，笑容依舊涼薄至極，

「我上次喝酒遇到你，你把我留下了，第二次喝酒你又來……你攔了我多少次了？你就這麼希望我給你做外室嗎？虞少爺你說，你是不是在跟著我？你是不是就等著趁虛而入、等著……唔唔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虞墨戈捏起她的下巴，驀然吻了上去，將她未完的話封住了。

容嫣嚇呆了，極力掙脫，可他扣緊了她後腦，不肯放鬆一點。

吻猛烈而溫柔，柔軟的唇帶了電似的，激起一陣陣酥麻，將壓抑在心底的慾望喚起，容嫣徹底軟化，放棄了掙扎，挽上了他的脖頸……